

共同閩語 *y 韻母的構擬及相關問題*

吳瑞文

中央研究院

Norman (1981) 為共同閩語構擬前高圓唇元音韻母 *-y，同源詞的證據包括「書鼠鋸箸」。本文的內容主要是檢討他的擬構並提出我們的看法。首先，本文遵照比較方法，先分別比較若干閩南次方言與若干閩東次方言，構擬出共同閩南方言及共同閩東方言中這批同源詞的早期形式；進而根據共同閩南方言與共同閩東方言向上追溯最早期階段共同閩語的語音形式。其次，共同閩語是漢語的一種方言，因此將共同閩語與漢語上古音、中古音這兩個歷史階段作比較，尋找它們之間同源詞的規則對應，也有助於我們擬定共同閩語的早期形式。

本文的結論指出，不論是從共同閩南、共同閩東方言的比較結果而言，或是參照漢語音韻史的表現而言，共同閩語的 *-y 韻母顯然都有修改的必要。本文建議，這批同源詞的韻母應擬測為 *-jow。

關鍵詞：共同閩語，魚韻字，比較方法，層次，歷史語言學

1. 引言

Norman (1981) 利用八個現代閩語方言，全面地構擬出共同閩語的韻母系統。根據他的擬測，早期的閩語韻母系統中有前高圓唇元音 *-y，主要的證據是下列現代閩語方言的同源詞證據：

* 本文初稿曾在第十四屆中國語言學會年會與第十屆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聯合會議（IACL-14 & IsCLL-10 Joint Conference，2006 年 5 月 25-28 日，台灣，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上宣讀，得到與會學者梅祖麟教授、郭必之教授的指正，特此致謝。更感謝不具名審查委員提出的修改建議，讓本文得以減少疏漏，並提供我們更全面的思考。英文摘要先後承李瑞淳老師與本所同仁齊莉莎教授加以潤飾，亦在此申謝。當然，文中任何殘存的錯誤，其責均在作者。

〈表 1〉Norman (1981:39) 共同閩語 *y 韻母同源詞表

	福安	福州	廈門	揭陽	建甌	建陽	永安	將樂
*y	i / øi	y / øi	i / u	u	y	y	y	y
書	tsøi ¹	tsy ¹	tsu ¹	tsu ¹	sy ¹	sy ¹	šy ¹	šy ¹
鼠	tshi ³	tshy ³	tshu ³	tshu ³	tshy ³	tshy ³	tšhy ³	tšhy ³
鋸	køi ⁵	koi ⁵	ku ⁵	ku ⁵	ky ⁵	ky ⁵	ky ⁵	ky ⁵
箸	tøi ⁶	tøi ⁶	ti ⁶	tu ⁶	ty ⁶	ty ⁶	ty ⁵	thy ⁶

檢視 Norman 用來構擬的同源詞，每一個例子都相當確鑿。不過從其他方面，可以看出 Norman 擬音的一些問題。

首先，就共同閩語內部韻母系統而言，共同閩語的單元音韻母 (simple monophthongal finals) 包括 *i、*e、*o、*a、*y 五個。元音位置分布如下：¹

i y
e o
a

從元音的相對位置來看，不難發現共同閩語是個元音很不勻稱的系統：只有一個後元音 *o，前元音則有 *i、*y、*e 三個。從語言內部元音的平衡性來看，這樣的元音系統相當啓人疑竇，值得進一步推敲。

再者，就歷史語言學的分類上看，共同閩語是漢語的一種方言。梅祖麟 (2001) 認為共同閩語中的 *-y，就層次分析而言是屬於秦漢層的讀音；換句話說，這個層次的讀音是上古晚期。依照李方桂 (1980) 的上古音構擬，「書鼠鋸箸」等詞的韻母擬音是 *jag，與共同閩語的 *-y 在音值上相去甚遠。

基於以上兩方面的考慮，本文認為 Norman 將共同閩語這批同源詞構擬為 *-y 實在頗有商榷餘地。本文的主要內容，便是從方言比較與漢語音韻史這兩個角度檢討 *-y 這個構擬，並提出我們的看法。

另外要特別說明本文的工作進行。本文探討共同閩語的 *-y 韻母，第一步是將焦點放在閩南方言及閩東方言，利用比較單純而一致的材料來探討共同閩語可能的形式。之後才利用我們既有的結果，來檢視閩北方言（建甌、建陽）、閩中

¹ 我們這裡僅列出 Norman (1981) 構擬的單元音。事實上，在他的韻母系統裡，有些元音只出現在複元音、三合元音的構擬。例如元音 [-ə] 出現於 *əi、*əu、*uə、*uəi 等非單元音韻母。另外，作為單元音的 [-a] 沒有前 a 與後 a 的分別，在非單元音中則有 *au：*au、*ia：*ia、*uai：*uai 的對立。

方言（永安）及閩西北方言（將樂）的表現。我們這麼作的理由是，根據學者已有的研究，閩北、閩中及閩西北方言可能受到周邊方言的影響，語言現象相對比較複雜。² 在重建早期共同閩語的形式時，將這類混合型的方言暫時存而不論，可以避免被不同來源的現象所誤導，是比較謹慎的作法。

2. 共同閩語魚韻字的構擬

根據歷史比較法的基本原則，共同語的構擬是由下而上逐步進行，構擬出來的早期形式要能有規則地演變到後代語言。本節構擬共同閩語的魚韻字，首先參考現代閩語方言分區的結果，在程序上先分別比較若干閩南次方言與若干閩東次方言，個別地構擬出共同閩南方言及共同閩東方言中這批同源詞的早期形式。建立了共同閩南方言與共同閩東方言之後，再據此向上追溯最早期階段共同閩語的語音形式。附帶說明一點，本節標題中所謂「魚韻字」是參照漢語中古音的架構，給予閩語這批同源詞一個歷史上的參照。從音韻對應上來看，共同閩語顯然是漢語方言的一種，則我們在這裡用漢語音韻史的架構來給它一個概括的名稱應是可以接受的辦法。再者，用「魚韻字」來概括的另一個好處則是，我們同時可以提供讀者另一個隱性的參照架構（也就是《切韻》）。

以 Norman (1981) 的共同閩語構擬來看，中古魚韻在共同閩語中有以下兩類對應：

共同閩語 *y ： 書鼠鋸箸（切韻魚韻）

共同閩語 *uə ： 苧初梳疏（切韻魚韻）

共同閩語代表的是文讀系統傳入之前的閩地方言（參看 Norman 1979）。對照中古音提供的音類框架，中古魚韻在共同閩語有兩類對應，我們是否能夠據此推論在早於共同閩語與切韻的更早期階段，中古魚韻應該分為兩個類？也就是：

更早的時期	書類：苧類
共同閩語	書類：苧類
中古切韻	書類＝苧類

² 閩北、閩中及閩西北方言的混合性質，表現在音韻與詞彙上，陳章太、李如龍 (1991a:1-57, 1991b: 58-138) 已經列出不少相當有啟發的現象，讀者可以參看。

答案似乎不然。因為依據漢語音韻史的知識，中古魚韻字來自上古的魚部三等字。這一個前後時期相承的類，只在唇音聲母及圓唇舌根音聲母之後發生條件變化 (conditional change)：

上古漢語		中古漢語
魚部三等 *-jag / 唇音聲母、圓唇舌根音聲母__	>	虞韻 *-ju

很顯然地，條件是帶有圓唇成分 ([+round]) 的聲母。這個條件變化的效應，是使上古魚部的若干字與侯部的一部分合流，形成中古的虞韻。具體的例子包括：³

夫	*pjag	>	pju
父	*bjagx	>	bjju
無	*mjag	>	mju
瞿	*kwjagh	>	kju
虞	*ngwjag	>	ngju
于	*gwjag	>	ju
雨	*gwjagx	>	ju

至於其他部位的聲母，則沒有發生過音類上的分化現象：

上古漢語		中古漢語
魚部三等 *-jag / 其他聲母	>	魚韻 *-jwo

因此我們認為，上古魚部三等演變到中古魚韻，除了唇音聲母與圓唇舌根音聲母之外，大致上是前後相承的。換言之，由中古音反推上去的上古魚部三等，在歷史發展上始終只是一個類，並無內部證據顯示有分為兩類的可能。反過來說，目前已經有學者指出，閩語從漢語分支出來的時間可能在東漢左右 (Ting 1983)。如果承認共同閩語魚韻的兩個類是保留更早時期漢語的區別，則我們就必須假定共同閩語成為一支獨立語言的時代更早於上古漢語，理由是上古漢語魚部也只有一個類，我們無法從上古漢語魚部三等內部找到可以將之區別為兩類的證據。然而，要斷定共同閩語的時代更早於上古漢語，目前還缺乏有力的證據。⁴ 基於以

³ 下文從上古音至中古音的演變、古韻例字及標音，都根據李方桂 (1980)。

⁴ 根據學界的研究，上古漢語可以根據材料的性質再細分為兩個階段，一個是利用詩經歸納韻腳的詩經時代，一個是利用同一偏旁造出諧聲字的諧聲時代；時間上則是諧聲時代早於詩經時代。從表現來看，上古漢語的特徵包括：有複輔音聲母、中古陰聲字具有帶音輔音韻尾、有聲母清濁別

上的考慮，我們不妨假設共同閩語中魚韻字的兩類對應，是由不同時間階段南下的移民所帶來，屬於不同的時間層次。⁵

2.1 共同閩南方言魚韻字的構擬

2.1.1 共同閩南方言魚韻書類字的對應

底下我們列出六個閩南方言，觀察魚韻書類字的讀音，並給這一類字構擬更早的語音形式。請觀察下表：⁶

〈表 2〉閩南方言的魚韻字同源詞

	澎湖	漳州	泉州	永春	汕頭	揭陽
例字	u	i	u	u	u	ə
徐姓氏		tshj ²		tshu ²	tshu ²	
蛆		tshj ¹	tshu ¹	tshu ¹	tshu ¹	tshə ¹
舒鋪設		tshj ¹	tshu ¹	tshu ¹	tshu ¹	tshə ¹
豬	tu ¹	ti ¹	tu ¹	tu ¹	tu ¹	tə ¹
箸	tu ⁶	ti ⁶	tu ⁵	tu ⁶	tu ⁶	tə ⁶
鋤		ti ²	th ² u ² / tu ²	th ² u ² / tu ²	th ² u ²	tə ²
鼠	tshu ³	tshj ³	tshu ³	tshu ³	tshu ³	tshə ³
蓆	tsu ²	tsi ²	tsu ²	tsu ²	tsu ²	tsə ²
書	tsu ¹	tsi ¹	tsu ¹	tsu ¹	tsu ¹	tsə ¹
汝 ^{第二人稱}	lu ³	li ³	lu ³	lu ³	lu ³	lə ³
鋸	ku ⁵	ki ⁵	ku ⁵	ku ⁵	ku ⁵	kə ⁵
去	khu ⁵	khi ⁵	khu ⁵	khu ⁵	khu ⁵	kə ⁵
魚	hu ²	hi ²	hu ²	hu ²	hu ²	hə ²

義、聲調別義等構詞上的屈折變化、有某些具有構詞功能的詞頭（例如 *s- 詞頭）。這些特徵在共同閩語中幾乎都看不到。反過來說，閩語中存在上古漢語中後起的名變動型的聲調別義（參考梅祖麟 1980）。例如：「毒」字在閩南話有 tok⁸ : thau⁶ 的入去兩讀，入聲為名詞，去聲為動詞。閩語「毒」字的入、去兩讀，正是名變動型的聲調別義，這正顯示閩語是承繼自上古漢語。因此我們的結論是，共同閩語應該是在上古漢語之後才形成。

⁵ 關於現代方言的層次問題，特別是浙南吳語魚韻的討論，梅祖麟 (2001) 已經有相當精審的分析，讀者可以參看。

⁶ 本節的閩南話方言材料的來源分別是：澎湖根據丁邦新編 (1980)、漳州根據林寶卿 (1992)、泉州根據林連通 (1993)、永春根據林連通、陳章太 (1989)、汕頭根據林倫倫、陳小楓 (1996)、揭陽根據蔡俊明 (1976)。以下引用同一方言點，不另出注說明。

根據上表，中古魚韻字有一類在閩南方言今讀分別是前高展唇元音 [-i]、後高圓唇元音 [-u]、後高展唇元音 [-ɯ] 及央元音 [-ə]。我們認為，閩南方言這一組魚韻字的共同起點不妨構擬為後高展唇元音 [-ɯ]。理由是，從以上各閩南方言的韻母系統來看，都有前高元音 [-i]、後高元音 [-u] 這兩個韻母。例如：

〈表 3〉閩南方言 [i] 韻母的同源詞

	澎湖	漳州	泉州	永春	汕頭	揭陽
例字	i	i	i	i	i	i
米	bi ³	bi ³	bi ³	bi ³	bi ³	bi ³
弟	ti ⁶	ti ⁶	ti ⁴	ti ⁶	ti ⁴	ti ⁴
子 ⁷	tsi ³	tsi ³	tsi ³	tsi ³	tsi ³	tsi ³
市	tshi ⁶	tshi ⁶	tshi ⁴	tshi ⁶	tshi ⁴	tshi ⁴
起	khi ³	khi ³	khi ³	khi ³	khi ³	khi ³
伊 ^{第三人稱}	i ¹	i ¹	i ¹	i ¹	i ¹	i ¹

〈表 4〉閩南方言 [u] 韻母的同源詞

	澎湖	漳州	泉州	永春	汕頭	揭陽
例字	u	u	u	u	u	u
浮	phu ²	phu ²	phu ²	phu ²	phu ²	phu ²
[碰]		tu ³	tu ³	tu ³	tu ³	tu ³
珠	tsu ¹	tsu ¹	tsu ¹	tsu ¹	tsu ¹	tsu ¹
戍 ^{舍也}	tshu ⁵	tshu ⁵	tshu ⁵	tshu ⁵	tshu ⁵	tshu ⁵
龜	ku ¹	ku ¹	ku ¹	ku ¹	ku ¹	ku ¹
有	u ⁶	u ⁶	u ⁴	u ⁶	u ⁴	u ⁴

從以上兩個閩南同源詞比較表來看，現代六個閩南次方言內部都有 [-i]、[-u] 兩類韻母，而且對應相當嚴整，我們可以把這兩類韻母在共同閩南方言的早期形式構擬為 *-i 與 *-u。有了以上的認識，根據歷史比較法的原則，我們便不能認為泉州、永春、汕頭的 [-ɯ]、揭陽的 [-ə] 是來自早期的 *-i 或 *-u，而應該認為泉州、永春、汕頭的 [-ɯ]、揭陽的 [-ə] 保留了早期閩南方言的區別，也就是：

⁷ 這裡取的意思是水果，水果一詞在閩南方言都說「果子」，例如漳州 kue³ tsi³、泉州 kə³ tsi³。蔡俊明揭陽的語料將 kue³ tsi³ 寫為「果只」，「只」字於義無所取，比較其他閩南方言，我們認為揭陽後一音節的語源也是「子」。

共同閩南方言	*i	*u	*ɯ
泉州、永春、汕頭	i	u	ɯ
揭陽	i	u	ə
澎湖	i	u	u
漳州	i	u	i

從共同閩南方言的角度來看，澎湖、漳州各自進行了不同方向的歸併：

澎湖	*ɯ > u
	*u > u
	*i > i
漳州	*ɯ > i
	*i > i
	*u > u

從音值的觀點上來看，ɯ 屬於有標 (marked) 的元音，i、u 屬於無標 (unmarked) 的元音。一般而言，有標元音傾向於朝無標元音的方向演變，也就是標記性的消失或崩潰。關於閩南語有標元音逐漸與其他元音合併而消失的現象與動機，洪惟仁 (2001) 已經從韻母性質、音節內部結構等方面提出相當深入的分析，讀者可以參看。

關於共同閩南方言魚韻書類字的擬測，王育德 (2002)、秋谷裕幸 (1996)、洪惟仁 (2001) 等都將共同閩南方言（或稱閩南祖語）擬測為 *-y。我們的看法之所以與他們不同，根本性的原因是：僅從閩南方言內部比較而言，我們沒有堅強的證據給魚韻書類字構擬前高圓唇元音 *-y。

2.1.2 共同閩南方言魚韻芋類字的對應

共同閩語中魚韻芋類字的例子不多，Norman (1981:48) 舉的是「芋、初、梳、疏」等。底下探討閩南方言魚韻芋類字，除了列出上述同源詞之外，我們同時根據學者對閩南方言本字研究的結果，增加若干同源詞例來一起觀察。

〈表 5〉閩南方言魚韻芋類字的同源詞

	澎湖	漳州	泉州	永春	汕頭	揭陽
例字	ue	e	ue	ue	iu	iu
絮絲瓜		ts ^h ɛ ⁵	ts ^h ue ⁵	ts ^h ue ⁵	[ts ^h iu ⁵]	
貯		te ³	tue ³	tue ³	tiu ³	
苧		te ⁶	tue ⁴	tue ⁶	tiu ⁴	tiu ⁴
鑢		le ⁵	lue ⁵	lue ⁵		
初	ts ^h o ¹ 韻!	ts ^h ɛ ¹	ts ^h ue ¹	ts ^h ue ¹	ts ^h iu ¹	ts ^h iu ¹
梳	sue ¹	se ¹	sue ¹	sue ¹	siu ¹	siu ¹
疏	so ¹ 韻!	se ¹	sue ¹	sue ¹	siu ¹	
黍	sue ³	se ³	sue ³	sue ³	siu ³	siu ³

上表有幾個地方需要說明：

第一、根據《廣韻》，「貯」，丁呂切，端母語韻上聲字，⁸ 居也、積也。今閩南漳州讀 te³，泉州與永春讀 tue³，汕頭讀 tiu³，意為裝盛。從漳、泉、潮三個方言的對應來看，屬於魚韻芋類字，音義相符。（參考李如龍 2001:28）

第二、根據《廣韻》，「鑢」，良倨切，來母御韻去聲字，錯也。今閩南漳州讀 le⁵、泉州與永春讀 lue⁵，意為摩擦、或用銼刀磨。根據音韻對應規則，屬於魚韻芋類字。（參考李如龍 2001:28）

第三、指涉絲瓜的「絮」，在汕頭、揭陽等方言似乎找不到同源詞，上表中汕頭的材料是根據澄海方言（林倫倫 1996:172）。在澄海方言中，絲瓜可以說成 kak⁷ kue¹（角瓜，有稜的絲瓜）及 ts^hiu⁵ kue¹（絲瓜，個兒較大的一種）。⁹ 從潮汕方言「貯、初、梳、黍」等同源詞來看，ts^hiu⁵ 的本字正是心母御韻去聲字的「絮」。同一種植物，國語說成絲瓜，閩語說成絮瓜，絲、絮意義相近，乃是一種平行構詞的辦法。有了以上的認識，我們回頭來觀察泉漳等地閩語的情況。泉、漳乃至於台灣的閩南語稱絲瓜為菜瓜 ts^hai⁵ kue¹ 而非絮瓜，不過從相關的語詞仍可看出一點端倪。李如龍 (2001:28) 考證閩南南安方言，指出用來清洗器物的 tiã³ ts^hue⁵，前一個音節是「鼎」，後一音節的本字是「絮」，這個結論我們認為很可信，現在略加補充。tiã³ ts^hue⁵ 或 tiã³ ts^hɛ⁵ 這個語詞亦通行於台灣，它的主要用途是清洗鍋碗瓢盆，亦可用來洗澡。這個用品的原料正是絲瓜，當絲瓜熟成之時不予採摘，待熟透後果肉爛盡，除去外皮及內籽，留下乾燥的粗硬纖維質即

⁸ 從反切來看，這顯然是個類隔切。

⁹ 林倫倫將之寫為「秋瓜」，但聲調顯然不合。

成。換句話說，用來清洗器物的 tshue⁵，正是乾燥之後的絲瓜，這顯示潮汕的 tshiu⁵ 與泉漳的 tshue⁵ / tshē⁵ 所指涉的對象是相同的。

根據上列同源詞表，就韻母而言，魚韻芋類字在漳州沒有合口介音 -u-，屬於泉州腔的兩個方言則有合口介音 -u-，而漳、泉兩類方言的主要元音都是前元音 e。兩個潮汕方言的音讀表現與閩南本地很不相同，魚韻芋類字在潮汕方言帶有齊齒介音 -i-，而主要元音為位置偏後的合口元音 u。Norman (1981) 將這批同源詞構擬為 *-uə，這一語音形式可以很容易地解釋澎湖、漳州、泉州、永春等四個閩南方言的變化，但要用來解釋汕頭、揭陽似乎有點困難。¹⁰ 因為照 Norman 的構擬，我們必須認為共同閩語的 *-uə 演變到早期潮汕方言，發生了以下的變化：

1. 介音由合口的 *-u- 變成開口的 -i-；
2. 主要元音由央元音 *-ə 變成後高圓唇元音 -u。

從歷史比較的角度上看，只要在音韻上有嚴整的規則對應，任何音韻變化都有可能發生。因此，純粹就邏輯推論上，我們不妨假定潮汕方言果然發生了上述的兩項變化。

秋谷裕幸 (1992) 將魚韻芋類字在共同閩南方言的形式構擬為 *-æy，從音節結構而言，*-æy 應分析為 VE 結構。要由 *-æy 這一結構演變到現代閩南諸次方言的 MV 結構 (-ue, -iu)，顯然必須設定較為迂迴的解釋。因此，對於閩南方言的魚韻芋類字，我們仍然接受 Norman 所提出的看法，也就是將之構擬為 *-uə。這是從閩南方言比較得到的結果。如果參照閩語以外的方言或漢語音韻史，這個構擬容或還有修改的餘地，應當另文討論。¹¹

¹⁰ Norman (1981:48) 構擬魚韻芋類字時，引述潮汕揭陽方言的字例缺少「芋、梳」兩字的讀音，今據蔡俊明 (1976) 的材料加以增補。又，Norman「梳、初」兩字的讀音分別是 so¹、tsho¹，這兩個讀音是否可以用來擬測共同閩語，我們認為有待商榷。根據蔡俊明 (1976:464-465)，漢字寫為「初」的 tsho¹ 在揭陽方言中的意思是葷、腥，比方：tsho¹ bi⁶ *葷味 [葷類，指祭品中的雞鴨魚等]、hon² tse¹ ki² p⁶ tsia² tsho¹ 逢齋期唔食*初 [逢齋期不吃葷]、tsia³ ki³ ha² tsho¹ si³ 這起魚*腥死 [這種魚腥得很]。從意義上看，「初」很難與葷、腥有語義的關聯，本字當做「臊」(蘇遭切，心母豪韻一等字，腥臊)，寫為「初」乃是訓讀字。即使如此，「初」在潮汕方言中也確有 tsho¹ 的讀法，且屬於文讀層。以共同閩語的性質而言，這裡是否可以利用文讀音的「初」tsho¹ 來從事比較構擬，我們採取比較保守的辦法。基於以上理由，本節魚韻字芋類的同源詞表，我們主要觀察的都是白讀的 -iu，而不用文讀的 -o。同樣地，澎湖的「初」tsho¹、「疏」so¹ 我們也視為文讀，暫時存而不論。

¹¹ 例如，梅祖麟 (2001:12) 指出魚韻字在南朝江東方言與共同閩語的表現如下：

魚韻字	六朝江東音	*ia	共同閩語	*uə
-----	-------	-----	------	-----

2.2 共同閩東方言魚韻字的構擬

2.2.1 共同閩東方言魚韻書類字的對應

閩東方言的魚韻書類字在轄字上與閩南方言相當一致，而且都是相當基本的詞彙。請看下列同源詞表：¹²

〈表 6〉閩東方言魚韻書類字的同源詞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福清	永泰
例字	y	y	y / øy	y	y / ø	y
徐姓氏	sy ²	sy ²	sy ²	sy ²	sy ²	sy ²
蛆	tshy ¹		tshy ¹	tshy ¹		tshy ¹
舒鋪設	tshy ¹	tshy ¹	tshy ¹	tshy ¹	tshy ¹	tshy ¹
豬	ty ¹	ty ¹	ty ¹	ty ¹	ty ¹	ty ¹
箸 ¹³	ty ⁶	ty ⁶	tøy ³ 調!	ty ⁶	tø ⁶	ty ⁶
鋤	thy ²	thy ²	thø ²	thy ²	thy ²	thy ²
鼠	tshy ³	tshy ³	tshy ³	tshy ³	tshy ³	tshy ³
諸	sy ²	sy ²	søy ²	sy ²	sy ²	sy ²
書	tsy ¹	tsy ¹	tsy ¹	tsy ¹	tsy ¹	tsy ¹
汝第二人稱	ny ³	ny ³	ny ³	ny ³	ny ³	ny ³
鋸	ky ⁵	ky ⁵	køy ⁵	ky ⁵	kø ⁵	ky ⁵
魚	ny ²	ny ²	nyø ²	ny ²	ny ²	ny ²

上表中寧德、福清的魚韻書類字有兩類韻母，這是因為在這兩個方言中 -y 韻母有變韻的現象，底下簡單說明。變韻現象是指，同一個韻母會由於聲調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音值，這些不同的韻母就聲調上來看是互補分布。寧德、福清 -y 韻母的變韻都是逢陰去、陽去讀為相應的鬆音韻母 -ø^y（寧德）或 -ø（福清），逢其他調類則都是讀緊音韻母 -y。關於閩東方言變韻的現象，學者多認為這是一項後起

根據漢人移民史與不同時期的文獻材料，以江東方言的角度而言，共同閩語的合口介音是後起的成分。也就是說，共同閩語把江東方言的 *-iə 調整為 *-uə。再者，就層次分析而言，Norman (1981:48) 對魚韻字類字的構擬也與江東方言若合符節。

¹² 下列各閩東方言，寧德根據沙平 (1999)、福清根據馮愛珍 (1993)，其他都根據各縣志方言志。

¹³ 表中寧德方言的「箸」讀為上聲的 tøy³ 而非陽去的 tøy⁶，這是由於「寧德方言的上聲與陽去在調值上十分接近，都是高降調」（沙平 1999:284）。換句話說，寧德方言中若干陽去字今讀上聲，是後來調類合併的結果。

的音變。因為在早期閩東方言韻書《戚林八音》中，還沒有發生變韻的現象。
（參考陳澤平 1998，李如龍 2001）

從以上六個閩東方言的比較來看，我們可以將共同閩東方言的魚韻書類字構擬為前高圓唇元音 *-y。

2.2.2 共同閩東方言魚韻字類字的對應

共同閩東方言的魚韻字類字的轄字範圍與閩南也相當一致。本節我們除了列出與閩南方言共有的同源詞，也列出閩東方言中特有的魚韻字類字同源詞。

〈表 7〉閩東方言魚韻字類字的同源詞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福清	永泰
例字	œ	œ(yø)	œ	œ	ø	ø
貯	(tyø³)	(tyø³)		(tyø³)	(tyø³)	(tuo³)
苧	tœ⁶	tœ⁶	tœ³	tœ⁶	tœ⁶	tø⁶
鑊鏹刀	lœ⁵	lœ⁵	lœ⁵	lœ⁵	lœ⁵	lø⁵
絮絲瓜	tshœ⁵		tshœ⁵	tshœ⁵	tshœ⁵	tshø⁵
初	tshœ¹		tshœ¹	tshœ¹	tshø¹	tshø¹
梳	sœ¹		sœ¹	sœ¹	sø¹	sø¹
疏	sœ¹	sa¹韻!	sœ¹	sœ¹	sø¹	sø¹
黍	sœ³	syø³	sœ³	sœ³	sø³	sø³
去	(khyø⁵)	(khyø⁵)	(khy⁵)	(khuo⁵)	(khyo⁵)	(kbo⁵)

上表有幾個地方需要說明或補充：

第一、李如龍 (1996:203) 考證了若干福州方言魚韻三等字的本字，其中有好幾個詞相當具有啟發性。底下我們引述他的研究，並檢索柘榮等六個閩東方言，一併列出參考：¹⁴

- (1) 虛 hœ¹，謂人辦事不實在。《廣韻》：朽居切，空虛也。
閩清：hœ¹，馬虎不實；永泰 hø¹，馬虎不可靠。

¹⁴ 福州方言有緊音 [œ] 與鬆音 [ø] 的變韻，陰去與陽去讀為鬆音 [ø]，陰平、陽平與上聲讀為緊音 [œ]。

- (2) 去 $k^h\text{œ}^3$ ，扔出、拋棄可說 $k^h\text{œ}^3$ 。《廣韻》：羌舉切，去，除也。
案：這是去的上聲讀法，去的去聲讀法爲丘據切。
壽寧： $k^h\text{œ}^3$ ，～茶，倒掉。
- (3) 齙 sœ^1 ，上排牙齒向外傾斜謂之齙。《廣韻》：側魚切，齒不正也。福州話聲母變讀。
壽寧： sœ^2 調!，牙外突；閩清： sœ^2 調!，牙齒向外傾。

從音韻對應來看，以上幾個閩東方言同源詞的本字都屬於魚韻芋類字。

Norman (1981:48) 用「梳審二、疏審二、初穿二、芋澄」等字給共同閩語構擬了 $*u\text{ə}$ 韻母，它們的中古聲母正好都是知莊系字。由於韻母出現的環境相當有限，不免讓人質疑這批同源詞是否足以構成一個獨立的語言層次。認識了以上幾個同源詞，可以幫助我們回頭檢視 Norman 魚韻芋類字的構擬。根據我們以上的討論，發現魚韻芋類字在閩東方言中存在心母、來母、溪母、曉母的同源詞，例如福州方言：

	精組	知組來母	莊組	章組	見組	影組
福州	絮 $\text{ts}^h\text{ɿ}^5$	芋 tɿ^6 ，鑢 lɿ^5	初 $\text{ts}^h\text{œ}^1$	黍 sœ^3	去 $k^h\text{œ}^3$	虛 hœ^1

換句話說，閩東方言魚韻芋類字的 $[\text{œ}]$ 韻母，基本上已涵蓋了中古魚韻三等字所有的聲母類型，這恰好可以證明 Norman 給共同閩語構擬的 $*u\text{ə}$ 毫無疑問地是一個獨立的語言層。

第二、在以上六個閩東次方言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表示裝、盛的「貯」與動詞「去」，這兩個詞往往與其他字的走向不同。例如「貯」，某些方言會與虞韻字合流，有些則自成一類。與虞韻字合流的方言是壽寧：貯 $\text{ty}\text{ø}^3$ / $\text{ty}\text{ø}^2$ 、永泰：貯 tuo^3 / 廚 tuo^2 。與虞韻有別的方言則是柘榮：貯 $\text{ty}\text{ø}^3$ / 廚 tuo^2 、閩清：貯 $\text{ty}\text{ø}^3$ / 廚 tuo^2 、福清：貯 $\text{ty}\text{ø}^3$ / 廚 tuo^2 。附帶一提，寧德盛飯的動詞是 tyk^7 ，語源爲入聲，顯非上聲的「貯」字，暫時不論。另一方面，「去」的讀音也有類似的表現，但分合的情況又與「貯」不一致。歸納起來，「去」與虞韻字合流的方言是閩清：去 $k^h\text{uo}^5$ / 句 kuo^5 ；與虞韻有別的方言則是柘榮： $k^h\text{y}\text{ø}^5$ / kuo^5 、壽寧： $k^h\text{y}\text{ø}^5$ / kuo^5 、寧德： $k^h\text{y}^5$ / kuo^5 、福清： $k^h\text{y}\text{ø}^5$ / kuo^5 、永泰： $k^h\text{o}^5$ / kuo^5 。總結言之，「貯」、「去」與虞韻字韻母的分合可以表列如下：

魚韻=虞韻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福清	永泰
貯=廚	-	+	?	-	-	+
去=句	-	-	-	+	-	-

由上表可知，同為魚韻字類字，「貯」與「去」今讀與虞韻字同韻的現象是參差不齊的，這顯示魚虞合流只是個別詞彙的零星現象，尚非全面而系統性的變化。

第三、「去」字在閩東方言的讀音相當複雜，往往一個方言內部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讀音。造成同一個語位而有不同讀音的原因非只一端，可能來自不同層次的疊積，也可能是詞彙功能的分化造成語音的變化。就層次疊積而言，「去」字在這六個閩東方言的文白讀表現如下：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福清	永泰
去文讀	khy ⁵	khy ⁵	khy ⁵	khy ⁵	khy ⁵	khy ⁵
去白讀	khy ⁵	khy ⁵	khy ⁵	khuo ⁵	khyo ⁵	kho ⁵

除了寧德之外，上表閩東各次方言中被視為白讀的「去」字，在整體音韻對應上與魚韻字書類的其他字很不相同，反而文讀音與魚韻字書類字相當一致，這個現象相當難以解釋。從白讀音的觀點來看，我們暫時認為閩東各次方言「去」的白讀音與魚韻字書類字 *y 仍然屬於同一個層次，它可能是演變的殘餘。¹⁵

底下再舉福清方言的「去」為例，說明詞彙功能分化造成的語音變化。「去」這個語位在福清方言中至少有三讀：

- 去1 khyo⁵ 來去，動詞
 ly³ khyo⁵ to³ lo¹ ? ŋua³ khyo⁵ sian² te³. 汝去底落？我去城裡。
 去2 kbo⁰ 助詞、語氣詞
 lau⁶ kbo⁰ 老去（死了）、khoŋ⁵ kbo⁵ lau⁰ 困去了（睡覺了）
 去3 khy⁵ 去聲（專有名詞）

「去3」顯然是個文讀音，可以暫時不論。觀察作為動詞的「去1」“khyo⁵”與作為助詞、語氣詞（功能詞）的「去2」“kbo⁰”，我們認為它們在更早之前只是同一個「去」*khyo⁵，後來「去」逐漸發展為一個具有抽象語法意義的功能詞，在

¹⁵ 下文我們將說明，上古魚部三等字到共同閩語及共同閩東方言的演變是：*-jag > *-jow > *-y。閩東方言中讀音不規則的「去」字可能是 *-jow 保留主要元音的殘存形式。

語義虛化的同時也伴隨著語音的弱化，因此從原本的 *khyo⁵ 變為 kʰo⁵。

歸納以上的說明，我們認為閩東方言魚韻字芋類一般讀為前央合口元音。Norman 對這批同源詞的構擬是 *-uə，由 *-uə 變為現代各閩東次方言的 -ø/-œ，是相當可能的單元音化現象。¹⁶

2.3 小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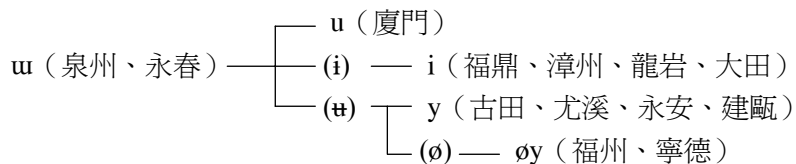
本節我們以 Norman 共同閩語的魚韻字為線索，比較詳細地考察了閩南方言與閩東方言魚韻書類字與魚韻芋類字的音讀表現。現在列出我們本節對共同閩東方言、共同閩南方言兩類魚韻字的構擬：

	共同閩東方言	共同閩南方言
魚韻書類字	*-y	*-ɯ
魚韻芋類字	*-uə	*-uə

接下來的問題是，共同閩語的魚韻書類字應該構擬為哪一個韻母呢？目前至少有兩種辦法：

第一、把共同閩東方言的 *-y 往上推，作為共同閩語的來源，Norman (1981) 正是採取這個辦法。

第二、把共同閩南方言的 *-ɯ 往上推，作為共同閩語的來源。例如潘悟雲 (1995:111) 指出，如果認為閩語的「鋸、煮」（相當於本文的魚韻書類字）等字有共同的來源，那麼它們在共同閩語中的韻母就是 ɯ，只有 ɯ 能較好地解釋以下各種形式：



針對這樣的差異，我們認為除了比較共同閩東與共同閩南的構擬之外，還可參照

¹⁶ 梅祖麟 (2001) 比較浙南吳語的魚韻三等字，將之擬測為 *iə。他更進一步認為，在共同閩語魚韻三等芋類字 *-uə 的構擬中，合口介音 -u- 是後起的，是閩地的特產（梅祖麟 2001:12），參看註 11。

漢語音韻史的知識來加以判定。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將留待下節再來說明。

3. 上古漢語魚部字在共同閩語中的演變

從語言的發生學分類來看，共同閩語顯然是屬於漢藏語系中漢語的一種語言。因此，將共同閩語與漢語上古音、中古音這兩個歷史階段作比較，尋找它們之間同源詞的規則對應，並參照現有的上古音與中古音構擬，也有助於我們擬定共同閩語的早期形式。本節我們將考察上古漢語至中古漢語魚部一等字與三等字的音韻變化，參考比較閩語的結果，展示從上古漢語魚部一、三等字演變到共同閩語及共同閩語的下位方言的過程；同時我們也將進一步檢討共同閩語中魚韻書類字的擬音。

根據 Ting (1975:239) 的研究，魚部的一、三等字從上古音階段到南北朝時期的音韻演變如下：

韻部	上古漢語	西漢	東漢	魏晉	南北朝	中古漢語	例字
魚部一等	-ag	-ag	-ag	(-ai ...) -o	-uo	-uo	模祖固
魚部三等	-jag	-jag	-jag	(-jai ...) -jo	-jo	-jwo	書許

從上古音到中古音的歷時發展來看，魚部字的重要變化是主要元音由低元音 -a 變為後央圓唇元音 -o，這一變化應該與輔音韻尾 *-g 的丟失有關。再者，從上表我們不難看出演變的關鍵是在魏晉時期，在這個時期發生了以下變化（參見 Ting 1975:255）：

$$ai > o / _ \#$$

魚部原有的輔音韻尾 *-g 先弱化為元音性的韻尾 -i，接著這個 -i 韻尾使魚部一等、三等字的主要元音高化 (a > o)，之後就消失。

以上所列魚部一、三等字的音韻變遷，是對比不同階段的書面漢語，所呈現出來的演變圖象。若比較上古漢語與共同閩語的表現，不難發現共同閩語的演變與書面漢語不同。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魚部一等字。魚部一等字在現代閩南潮汕系統的方言中還保存了一個元音性的韻尾，例如：

〈表 8〉閩南潮汕、泉州方言的魚部一等字同源詞¹⁷

	汕頭	揭陽	潮州	澄海	泉州	漳州
例字	ou	ou	ou	ou	ɔ	ɔ
布	pou ⁵	pou ⁵	pou ⁵	pou ⁵	pɔ ⁵	pɔ ⁵
肚 ¹⁸	tou ³ / tou ⁴	tou ³ / tou ⁴	tou ³ / tou ⁴	tou ³ / tou ⁴	tɔ ³ / tɔ ⁴	tɔ ³ / tɔ ⁶
吐	thou ⁵	thou ⁵	thou ⁵	thou ⁵	thɔ ⁵	thɔ ⁵
粗	tshou ¹	tshou ¹	tshou ¹	tshou ¹	tshɔ ¹	tshɔ ¹
糊	kou ²	kou ²	kou ²	kou ²	kɔ ²	kɔ ²
五	ŋou ⁴	ŋou ⁴	ŋou ⁴	ŋou ⁴	gɔ ⁴	gɔ ⁶

潮汕方言魚部一等字讀 [-ou]，泉漳方言則都讀 [-ɔ]，比較這些閩南方言，我們認為共同閩南方言的魚部一等字應構擬為 *-ɔw，現代潮汕方言還保留共同閩南方言時期的韻尾 *-w。從歷史的觀點來看，這個 *-w 顯然是上古漢語魚部字 *-g 韻尾的痕跡。¹⁹

至於共同閩東方言的魚部一等字則不妨構擬為 *-u。主要的原因是，現代閩東各次方言的魚部一等字，今讀都是後高圓唇元音 [-u]。例如：

〈表 9〉閩東方言的魚部一等字同源詞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福清	永泰
例字	uo / u	uo / u	u / u~ou	uo / u~ou	uo / u~o	uo / u~ou
布	puo ⁵	puo ⁵	pu ⁵ 韻!	puo ⁵	puo ⁵	puo ⁵
簿	puo ⁶	puo ⁶	pu ³ 調!	puo ⁶	puo ⁶	puo ⁶
肚	tu ³ / tu ⁶	tu ³ / tu ⁶	tu ³	tou ⁶	tu ³ / to ⁶	tou ⁶
吐	th ⁵ u	th ⁵ u	tou ⁵	thou ⁵	tho ⁵	thou ⁵
粗	tsh ¹ u	tsh ¹ u	tsh ¹ u	tsh ¹ u	tsh ¹ u	tsh ¹ u
糊	ku ²	ku ²	kou ²	ku ²	ku ²	ku ²
五	ŋu ⁶	ŋu ⁶	ŋou ⁶	ŋou ⁶	ŋo ⁶	ŋou ⁶

在上表中，上古魚部一等字在閩東方言現在的讀音有 -uo、-u、-o、-ou 等四種，

¹⁷ 我們選取四個潮汕方言，意在指出魚部一等字保留元音性韻尾在潮汕方言是普遍的現象。另外，我們放入了閩南的泉州與漳州，以供讀者參照。潮汕方言材料根據林倫倫、陳小楓 (1996)。

¹⁸ 「肚」在《廣韻》中有當古切（端母，不帶音不送氣舌尖塞音）與徒古切（定母，帶音不送氣舌尖塞音）兩個反切，兩音在今閩南語中都保留下來。

¹⁹ 董忠司 (1996:89) 則認為，潮汕方言的 ou 韻母的形成，是受古百越語的底層語言影響所產生，其說與我們不同，讀者可參看。

表面上看來似乎相當複雜，但其中實有條理可循，底下分別說明。

第一、閩東方言中的柘榮與壽寧不產生變韻的現象，「布、簿」兩字與「肚、吐」等字之所以韻母不同，顯然是以聲母為分化條件。我們可以假定這兩個閩東方言發生了下列條件變化：

*u > uo / 唇音聲母__

*u > u / 非唇音聲母__

也就是說，柘榮、壽寧的「布、簿」讀為複合元音 [-uo]，是因為它們在雙唇音聲母後發生了 *u > uo 的元音分裂現象。

第二、其他四個方言，都是產生變韻現象的閩東方言。例如永泰、福清、閩清在陰去、陽去產生變韻；寧德則是在陰去、陽去、陽平三個調類產生變韻。²⁰從這些方言的韻母表現來看，變韻之後的韻母多讀為複合元音，例如寧德、閩清、永泰方言的 [u] 變韻後讀為 [ou]，元音低化且增生出一個韻尾，也可視為元音分裂的一種；福清方言則是變韻後讀為較低的元音 [o]。換句話說，〈表 9〉中的魚部一等字除雙唇音字外，韻母都是 [-u]。

根據以上兩點，我們可以相當肯定地說，魚部一等字在閩東方言可以暫時構擬為後高元音 *u。而且，如果把共同閩東方言與共同閩南方言的 *-ɔw 加以比較，我們認為共同閩東方言不妨進一步構擬為 [*-uw]。閩東方言從共同閩語分支出來後，主要元音受韻尾 -w 的影響高化變成了 [*-uw]（也就是：*ɔ > u / __w），之後丟失了韻尾 -w，成為現代各閩東方言的 [-u]。

綜合上述的說明，底下列出魚部一等字從上古音演變至共同閩語及其下位方言的音韻變化：

上古音	共同閩語	共同閩南方言	現代閩南次方言
*-ag > *-ag	> *-ɔw	> *-ɔw	> -ou (閩南潮汕)
*-ag > *-ag	> *-ɔw	> *-ɔw	> -ɔ (閩南泉漳)
上古音	共同閩語	共同閩東方言	現代閩東次方言
*-ag > *-ag	> *-ɔw	> *-uw	> -u (閩東)

²⁰ 在〈表 9〉中，寧德方言的「布」讀為 pu⁵ 而非 pou⁵，並沒有發生變韻，這顯示變韻現象在寧德是不穩定的。沙平 (1999:283-284) 已經以 [i : ei] 兩個韻母為例，指出寧德方言若干韻母的變韻表現，不能逕視為鬆音、緊音的變韻關係，而只是變韻的某些跡象而已。另外，寧德方言的「簿」讀為陰上的 pu³ 而非陽去的 pu⁶ 是後起的變化，參看註 13。

由共同閩語 *-ɔw 的構擬來看，魚部一等字在共同閩語的階段仍然保留上古漢語階段陰聲韻輔音韻尾的痕跡。對照上述書面漢語的歷時演變，我們有理由認為，共同閩語由漢語分支出來的絕對時間，應該早於魏晉時期。

接著我們探討從上古漢語到共同閩語魚部三等字的語音演變。在前文（第 2 節）中，我們仔細地比較了共同閩南方言與共同閩東方言的魚韻書類字，結論認為：魚韻書類字在共同閩南方言可以構擬為後高展唇元音 *-u，在共同閩東方言則可以構擬為前高圓唇元音 *-y。現在參考上古漢語至書面漢語的演變與共同閩南方言的構擬，我們認為在共同閩語中魚韻字書類的主要元音應該是個靠後的元音。

其次，對照前述上古漢語魚部一等字在共同閩語中的表現，我們認為共同閩語魚部三等字可構擬為 *-jɔw。底下我們列出魚部三等字（僅包含書類字）從上古音演變至共同閩語及其下位方言的音韻變化：

上古音		共同閩語		共同閩南方言		現代閩南次方言
*-jag > *-jag	>	*-jɔw	>	*-u	>	-u (閩南泉州)
*-jag > *-jag	>	*-jɔw	>	*-u	>	-ə (閩南揭陽)
上古音		共同閩語		共同閩東方言		現代閩東次方言
*-jag > *-jag	>	*-jɔw	>	*-juw	>	-y (閩東)

以共同閩語的 *-jɔw 為出發點，從部位上看，共同閩南方言的主要元音 *-u，是由 *-ɔ 元音高化而來。再者，從方法上看，共同閩南方言主要元音今讀展唇，則是因為介音 *-j- 的影響，使主要元音由圓唇變為展唇，這一影響發生之後介音 *-j- 便消失了。另外，共同閩東方言的變化則是，主要元音先是受韻尾 -w 影響，發生了高化現象（參考魚部一等字的平行變化），之後再變為現代各閩東方言的 -y。

4. 共同閩語魚韻字的音韻層次分析

本節我們根據前文（2、3 兩節）的討論，進一步對共同閩語魚韻字從事比較深入的音韻層次分析。本節討論兩個相關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共同閩東方言魚韻字的層次問題；第二個問題是，共同閩南方言魚韻字的層次問題。

4.1 共同閩東方言魚韻字的層次問題

根據上文的討論，我們認為共同閩東方言的魚韻字書類，純粹從現代閩東方言比較來看，可以構擬為 *-y (< *-juw < *-jow)。底下列出福清方言（馮愛珍 1993）y 韻母同音字表，做個比較詳細的觀察：²¹

福清方言 y 韻母中的魚、虞兩韻字²²

ty¹ 豬誅 ty² 踏除籐廚 ty⁵ 著 ty⁶ 箸
 thy¹ 侏株蛛儲 thy² 鋤 thy³ 貯杵
 ny³ 女汝
 ly² 閭欄 ly³ 呂旅 ly⁵ 慮瀘縷屨
 tsy¹ 諸書疽珠 tsy² 蜍 tsy³ 煮主 tsy⁵ 注蛀注翳 tsy⁶ 聚注住炷柱
 tshy¹ 舒趨雛 tshy² 除 tshy³ 鼠取處褚 tshy⁵ 娶
 sy¹ 須鬚需舒 sy² 徐殊諸 sy³ 暑署曙 sy⁵ 絮庶恕 sy⁶ 序緒敘樹嶼墅
 ky¹ 居車拘 ky² 渠瞿籬 ky³ 舉矩櫺 ky⁵ 據鋸巨拒距 ky⁶ 具懼俱苴炬
 khy¹ 樞區驅駒祛 ky⁵ 去
 ny² 魚漁愚隅娛虞 ny³ 語 ny⁶ 御遇寓
 hy¹ 墟虛噓 hy³ 許潄 hy⁵ 煦
 y¹ 於淤于迂吁孟 y² 如余餘儒榆逾愉俞萸 y³ 與雨禹羽宇 y⁶ 譽預豫與愈喻裕

從上表來觀察，我們不難發現福清方言的 y 韻母主要包含了：(1) 中古魚韻字的白讀音；(2) 中古魚韻字的文讀音；(3) 中古虞韻字的文讀音。現在的問題在於，虞韻字白讀音是否有 -y 這一讀。從馮愛珍對虞韻字文白異讀的說明來看，虞韻字的白讀音應該只有 -uo 與 -iu，不包括 -y。例如：

	白讀	白讀	文讀
珠	tsiu ¹ 目珠：眼睛	tsuo ¹ 珍珠	tsy ¹ 珠算
柱	thiu ⁶ 柱子		tsy ⁶ 天柱：人名
樹	tshiu ⁵ 樹木總名		sy ⁶ 樹立

²¹ 福清方言 y 韻母有變韻現象，y 逢陰去調、陽去調變讀為 ø，下表一律寫為 y。另外，福清方言 y 韻母還包含若干中古非遇攝三等字，下引字表將它們全部略去，以簡篇幅。

²² 細明體是魚韻字，標楷體是虞韻字，下加底線者為原作者標記的白讀。

廚	tuo ² 廚師父	ty ² 廚師
輸	suo ¹ 輸贏	sy ¹ 運輸
句	kuo ⁵ 一句話	ky ⁵ 句讀

上表中，「珠」字有三個讀音，其中兩個是白讀，一個是文讀，顯示虞韻字的三個層次。另一個相當有啟發的現象則是，虞韻字在福清方言中今讀 -y 韻母的限於文讀音，而同韻相應的白讀音則是 -uo（廚輸句）或 -iu（珠柱樹）。以上文白異讀的線索顯示，福清方言的魚、虞層次應該是如下的格局：²³

	魚韻	虞韻
白讀 I	y	iu
白讀 II	ø	uo
文讀	y	y

也就是說，福清方言現在共時平面上的 -y 韻母，至少包含了兩個不同來源的異質成分：一個是直接承繼自共同閩語的白讀音；一個是晚近與其他優勢方言接觸後，受該方言影響，進一步移借進來的文讀音。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晚近傳入的文讀音，其特徵是魚、虞兩韻沒有分別，今讀都是 -y。

4.2 共同閩南魚韻字的層次問題

從聲母韻母的搭配關係上來看，上古魚部三等字可以與各類聲母相接。底下列出若干例字及它們變入中古的情況：²⁴

〈表 10〉上古魚部三等字的聲母韻母搭配

	唇音	舌尖塞音	舌根音	圓唇舌根音
上古	夫 *pjag	箸 *trjagh	據 *kjagh	雨 *gwjagx
中古	夫 *pju 虞韻	箸 *tjwo 魚韻	據 *kjwo 魚韻	雨 *ju 虞韻

²³ 關於閩東方言虞韻字的層次分析，秋谷裕幸 (1997a, 1997b) 曾對整個閩語的虞韻字做過相當深入的分析；又吳瑞文 (2005) 從比較閩語的角度也提出若干看法，可以參看。

²⁴ 以下例字、標音根據李方桂 (1980)。就李方桂的上古音系統而言，他將聲母根據發音部位分為唇音、舌尖音、舌尖塞擦音、舌根音及喉音、圓唇舌根音及喉音五類。下表我們根據書中列舉的魚部三等字分別歸類，由於舌尖塞擦音在李方桂書中查不到例字，暫時不列。

上表中屬於唇音、圓唇舌根音的魚部三等字，到了中古時期變入虞韻，與舌尖塞音、舌根音等變入中古魚韻的魚部三等字形成遇攝三等的重韻。

以上的條件音變，是書面漢語呈現出來的變化，閩南話的表現很不相同。請先觀察下表：

〈表 11〉上古魚部三等字在閩南話的音讀

	澎湖	漳州	泉州	永春	汕頭	揭陽
夫	pɔ ¹	pɔ ¹	pɔ ¹	pɔ ¹	pou ¹	pou ¹
斧	pɔ ³	pɔ ³	pɔ ³	pɔ ³	pou ³	pou ³
箸	tu ⁶	ti ⁶	tu ⁵	tu ⁶	tu ⁶	tə ⁶
書	tsu ¹	tsi ¹	tsu ¹	tsu ¹	tsu ¹	tsə ¹
汝 <small>第二人稱</small>	lu ³	li ³	lu ³	lu ³	lu ³	lə ³
鋸	ku ⁵	ki ⁵	ku ⁵	ku ⁵	ku ⁵	kə ⁵
去	kʰu ⁵	kʰi ⁵	kʰu ⁵	kʰu ⁵	kʰu ⁵	kʰə ⁵
魚	hu ²	hi ²	hu ²	hu ²	hu ²	hə ²
雨	hɔ ⁶	hɔ ⁶	hɔ ⁴	hɔ ⁶	hou ⁴	hou ⁴
芋	ɔ ⁶	ɔ ⁶	ɔ ⁵	ɔ ⁶	ou ⁶	ou ⁶
布	pɔ ⁵	pɔ ⁵	pɔ ⁵	pɔ ⁵	pou ⁵	pou ⁵
糊	kɔ ²	kɔ ²	kɔ ²	kɔ ²	kou ²	kou ²
五	ɔ ⁶	ɔ ⁶	ɔ ⁴	ɔ ⁶	ŋou ⁴	ŋou ⁴

〈表 11〉中，虛線以上的是魚部三等字，虛線以下「布、糊、五」三字則是魚部一等字。根據上表，我們可以發現，上古原屬於魚部三等，中古變入虞韻的字，在現代閩南方言中與魚部一等字讀為相同的韻母 [-ɔ]。由此推論，我們可以確定共同閩南方言沒有經歷過類似書面漢語的條件音變，從上古音的角度來看，它們發生過不同的歷史演變，以「夫、雨」兩字為例：

	上古音		共同閩語		共同閩南方言		現代閩南次方言		
夫									
	*pjag	>	*pjag	>	*pɔw	>	*pɔw	>	pou (閩南潮汕)
	*pjag	>	*pjag	>	*pɔw	>	*pɔw	>	pɔ (閩南泉漳)
雨									
	*gwjagx	>	*gwjagx	>	*ɣɔw	>	*ɣɔw	>	hou (閩南潮汕)
	*gwjagx	>	*gwjagx	>	*ɣɔw	>	*ɣɔw	>	hɔ (閩南泉漳)

「夫、斧、雨、芋」等魚部三等字，在共同閩語中率先丟掉了三等介音 -j-，等於

是與魚部一等字合流。至於這批字丟失三等介音 -j- 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唇音與圓唇舌根音都帶有圓唇成分 (round)，使得三等介音 -j- 受到排擠而消失。²⁵

有了以上的認識，我們可以把上古魚部三等字與魚部一等字從上古音到共同閩語乃至於共同閩南方言的音韻演變建立起來：

上古音		共同閩語		共同閩南方言	
*-jag	>	*-jɔw	>	*-u	魚部三等字非唇音與圓唇舌根音聲母
*-jag	>	*-ɔw	>	*-ɔw	魚部三等字唇音與圓唇舌根音聲母
*-ag	>	*-ɔw	>	*-ɔw	魚部一等字所有聲母

這個變化顯示，上古魚部三等字在共同閩語所發生的音韻變化與切韻並不相同：共同閩語的魚部三等雙唇音聲母與圓唇舌根音聲母的字沒有轉入中古虞韻，而是丟失三等介音 -j-，成為一等字。這個音韻現象顯示，共同閩語與切韻兩者是分別由上古漢語分化下來的。以魚部三等而言，上古三等介音 -j- 在中古切韻音系中保留得相當完整；但在共同閩語中則發生了條件變化：(1) 在帶圓唇成分的聲母之後三等介音 -j- 完全消失；(2) 在不帶圓唇成分的聲母之後，則是使元音高化之後消失。「夫、斧、雨、芋」等字在閩南方言中讀為 [-ɔ]，楊秀芳 (1982:71) 早已指出這一讀音是上古魚部的痕跡。以上我們嘗試建立的魚部三等字在共同閩語的條件變化，可作為這一推論的註腳。

4.3 閩語方言魚韻字層次分析的檢討

關於閩語魚韻字的層次分析，陳忠敏 (2003) 都曾有過相當全面、仔細的觀察。底下先介紹陳忠敏 (2003:45) 的看法，再提出我們的意見。陳文分析魚韻字在閩語方言的層次如下：

		閩東	閩南
魚虞有別層	第一層（苧初梳黍）	-ø（福州、福安）	-ue
	第二層（豬汝鋤箸）		-u / -i
魚虞相混層	第一層	-i（福安）	
	第二層（豬汝鋤箸）	-y（福州、福安）	-u

²⁵ 從圓唇這一條件來推想，雙唇音聲母「夫」字的擬音 *pjag，事實上相當於 *pwjag。從音位分析的角度上看，我們不妨認為，在雙唇音聲母後的合口 -w- 是一個可以預測的語音成分。

根據上表，他認為：(1) 閩東方言與閩南方言的魚韻字在層次上的具體表現頗不相同：比方閩南方言有三套規則對應，一套魚虞相混層，兩套魚虞有別層；閩東方言的三套規則對應則是兩套魚虞相混層，一套魚虞有別層。(2) 閩語魚虞有別第一層的最早期形式可以擬為 *-ue。閩語魚虞有別第二層可以擬測為 *-u。 (3) 從漢語音韻史來看，中古時期金陵切韻魚韻的音值應該擬測為 *-u，也就是相當於閩南魚虞有別第二層的讀音。至於比中古更早的層次則擬為 *-ua，在閩語變為 -ue 與 -ø。陳忠敏的層次分析與本文的分析，其差異在於：

第一、就層次的斷代來看，陳文的閩語魚虞有別的第一個層次，在本文中屬於魚韻芋類字；陳文魚虞有別的第二個層次，在本文中屬於魚韻書類字。陳文並且指出，芋類字是來自上古魚部三等，書類字則是源於中古時期的金陵切韻。換句話說，陳文與本文的分析，在斷代上恰好相反。

第二、從音韻層次分析上來看，陳文認為，閩東只保留一個魚虞有別的層次，屬於魚韻芋類字（芋初梳黍），閩南則保留兩個魚虞有別的層次。本文則指出，閩東與閩南的魚虞有別都分別存在三個時間層次，其中兩個層次是魚虞有別，都是白讀層；一個是魚虞混讀，屬於文讀層。

針對第一個問題，也就是魚韻芋類字與魚韻書類字的層次斷代問題，梅祖麟 (2001:11-12) 已經指出「“鼠、鋸”等在先，絕對年代是秦漢；“芋、初”等在後，絕對年代是南朝。第一、“鼠、鋸、魚、汝、箸、書”都是基本詞彙，“芋、初、梳、疏”不都是基本詞彙。一般的情形是前者比後者早。尤其是第二人稱代詞“汝”。……第二、南朝時代浙東以及浙西新安郡盛產芋麻，諸暨有“芋羅山”這個地名，是有名出產芋麻的地方。……假設浙江的移民把芋麻帶到閩地，也把“芋”字帶到閩地，就可以解釋為什麼“箸”屬於秦漢層次，“芋”屬於南朝層次」。梅祖麟的斷代方式，是利用比較方法分析出不同層次的音讀之後，再從詞彙性質入手，配合文獻上記載的移民資料，指出不同層次的來源，我們認為其結論相當可信。

至於第二點，問題的癥結在於：閩東方言的魚韻字今讀為 y，是否就可以直接將之視為文讀層？我們認為不然。我們在前文（4.1 節）已經指出，閩東方言的 y 其實包含了兩個不同的層次，一個是魚韻的白讀音，一是魚韻的文讀音。現在我們提出更詳細的證據來加以說明。若干閩東方言的「書」字的文白異讀及書母字可以提供層次分析的線索（我們同時列出閩南泉州方言的文白異讀供參考）：

	壽寧	寧德	閩清	福清	永泰	泉州
書 _{白讀}	tsy ¹	tsy ¹	tsy ¹	tsy ¹	tsy ¹	tsu ¹
書 _{文讀}	sy ¹	sy ¹	—	—	—	su ¹
鼠	tshy ³	tshy ³	tshy ³	tshy ³	tshy ³	tshu ³
舒 _{鋪設}	tshy ¹	tshy ¹	tshy ¹	tshy ¹	tshy ¹	tshu ¹

根據上表，閩東方言的壽寧、寧德的「書」字有兩個讀音，白讀為不帶音不送氣塞擦音聲母 ts-，文讀為不帶音擦音 s-，韻母則都是 y；比較泉州方言，我們可以有把握地推論，閩東方言的 y 韻母其實是兩個不同層次音讀歸併的結果。再者，從韻書反切來看，「書、鼠、舒」三字都屬於中古章系書母，書母字在閩語方言中讀為不帶音不送氣塞擦音或不帶音送氣塞擦音是閩語的一個重要特點，時代上應該早於切韻。²⁶ 從閩語內部同源詞比較的觀點而言，閩語方言書母字讀為塞擦音並非承接切韻而來，而是閩語所固有的音韻特點，這一特點可以追溯到共同閩語的時代。因此，藉由書母字在聲母上的語音特徵，我們可以把閩東方言的 y 韻母區分為兩個層次，一個是與閩南方言 u 同屬閩語固有層次的白讀層，另一個則是晚期才傳入的層次，相當於閩南方言的文讀層。

5. 魚韻字在內陸閩語中的表現

在前言中提到，由於閩北、閩中、閩西北等地的方言（以下統稱內陸閩語）具有混合性質，因此討論構擬時我們暫時存而不論。現在我們不妨回頭來看看，如果根據本文對共同閩語、共同閩東方言與共同閩南方言的推論，是否可以解釋這些方言的現象。底下我們擇取建甌、建陽、永安、將樂等四個內陸閩方言略加觀察。²⁷

5.1 魚韻書類字在內陸閩語中的表現

首先來觀察魚韻書類字在內陸閩語中的音讀表現，我們同時列出閩東福清、閩南泉州的同源詞，以資對照。

²⁶ 中古心、邪、生、書、禪諸聲母的字在閩語口語中有若干字讀為 ts-、tsh-，是閩語一項相當重要且一致的語音特點，參看陳章太、李如龍 (1991a:8)。

²⁷ 以下語料，建甌根據李如龍、潘渭水 (1998)，建陽、將樂根據李如龍 (2001)，永安根據周長楫、林寶卿 (1992)。

〈表 12〉魚韻書類字在內陸閩語中的音讀

	建甌	建陽	永安	將樂	福清	泉州
例字	y	y	y	y	y	u
舒鋪設	(p ^{hy} l) 鋪	(p ^{ho} l) 鋪	(p ^{hu} l) 鋪	(p ^{hu} l) 鋪	ts ^{hy} l	ts ^{hu} l
豬	(k ^{hy} 3) 豨	(k ^{hy} 3) 豨	(k ^{hy} i3) 豨	(k ^{hui} 3) 豨	ty ¹	tu ¹
汝第二人稱	(ni ⁸) 你	(noi ⁰) 你	(ŋi ¹) 你	(le ³) 你	ny ³	lu ³
渠第三人稱	ky ⁸	ky ⁰	gy ¹	ki ³	(i ¹) 伊	(i ¹) 伊
箸	ty ⁶	ty ⁶	ty ⁵	th ^y 6	ty ⁶	tu ⁶
鋤	th ^y 5	hy ²	th ^y 2	tʃ ^{hu} 2	th ^y 2	t ^{hu} 2 / tu ²
鼠	tsh ^y 3	tsh ^y 3	tʃ ^{hy} 3	tʃ ^{hy} 3	tsh ^y 3	ts ^{hu} 3
書	sy ¹	sy ¹	ʃy ¹	ʃy ¹	tsy ¹	tsu ¹
鋸	ky ⁵	ky ⁵	ky ⁵	ky ⁵	ky ⁵	ku ⁵
去	k ^h ɿ ⁵	k ^h ɿ ⁵	k ^{hu} 5	k ^{ho} 5	k ^{hyo} 5	k ^{hu} 5
魚	ŋy ⁵	ŋy ²	ŋy ²	ŋue ²	ŋy ²	hu ²

根據上表，可以得到以下幾點觀察：

第一、就詞彙上看，內陸閩語與閩東、閩南方言在幾個常用詞上有顯著差異。例如內陸閩語與閩東、閩南顯著不同的有：

1. 表示鋪設的意思不用「舒」而用「鋪」（普胡切，遇攝一等合口模韻平聲滂母字）。
2. 慣見的牲口豬不用「豬」而用「豨」（虛豈切，止攝三等開口微韻上聲曉母字）。
3. 表示第二人稱不用「汝」而用「你」（乃里切，止攝三等開口之韻上聲泥母字）。
4. 表示第三人稱不用「伊」而用「渠」（強魚切，遇攝三等開口魚韻平聲群母字）。

以上最重要而具有啟發性的是第二、第三人稱代詞的詞彙。Norman (1988: 234-235) 已經指出，內陸閩語第二人稱「你」不用「汝」；第三人稱用「渠」不用「伊」。就詞彙使用來看，內陸閩語與客贛相同而異於閩東、閩南等沿海閩語。²⁸ 表示如下：

²⁸ 根據李如龍、張雙慶 (1992:419-420) 的材料，在總計三十四個客贛方言（客贛分佔十七個點）中，至少有三十個方言表現為「我：你：渠」的三身代詞系統，儘管少數方言有不知語源的成分（如邵武第一人稱講 xax⁵、第二人稱講 xen⁶、第三人稱講 xu⁵），但基本上系統是相當嚴整的。

	第一人稱	第二人稱	第三人稱
沿海閩語	我	汝	伊
內陸閩語	我	你	渠
客贛方言	我	你	渠

第一人稱代詞「我」是絕大部分漢語方言共同使用的語詞，可以不論。梅祖麟(2002:18)已經根據比較閩語的材料指出，閩語第二人稱的「汝」字屬於較早的秦漢層次；第三人稱的「伊」字屬於較晚的南朝層次，這早晚兩個層次都是閩語白話層。相對的，就語源而言，客贛方言的「你」則是來自早期的「爾」(兒氏切，汝也。止攝三等上聲支韻日母字)，呂叔湘(1985:3-7)已經指出，在南北朝時代就有把「爾」寫為「尔」或「你」的。²⁹ 現在的問題是，內陸閩語何以人稱代詞系統會與客贛方言相同而與沿海閩語不同？梅祖麟(1999:18-19)曾對這一個現象提出解釋。他說：

“伊、汝、儂”是閩語最典型的基本詞彙，閩中、閩北不用這三個詞，而是用“渠、你、人”。這一定是來了個勢力強大的移民波，連第二、第三人稱代詞都能把舊的擠掉，換上新的。……南宋有一大批人從江西遷移到閩中、閩北。朱熹(1130-1200)就是著名的例。朱熹是安徽婺源人……徽語、贛語第三人稱用“渠”，第二人稱用“人”，稱人用“人”。說朱熹那類方言的人遷到閩北、閩中，就把“你、渠、人”帶來。

梅祖麟假設，閩中、閩北的人稱系統是受客贛方言的強烈影響，原有的「汝、伊」分別被「你、渠」替換。我們則認為，人稱代詞系統是相當基本的口語詞彙，要被取代不是那麼容易；因此另一個不同的假設是，內陸閩語之所以呈現出與鄰近地區客贛方言地區「我：你：渠」一致的人稱代詞格局，原因是內陸閩語的底層就是客贛方言，人稱代詞使用「你：渠」正是早期非閩語底層的痕跡。換句話說，內陸閩語與沿海閩語（閩東、閩南）實際上歷經了不同的形成過程。³⁰

第二、表中永安方言的「去」 khu^5 相當特殊，乍看來與泉州方言的「去」

²⁹ 魏培泉(2004:20)更進一步指出，「爾」、「汝」在先秦文獻中具有不同的格位功能，之後逐漸失落格位對比。

³⁰ 基於這樣的考慮，對「共同閩語下究竟能夠分出幾個共同次方言」這個問題就需要更審慎的思考與更精密的比較研究。

k^hu⁵ 完全相同。如果純就音值上看，似乎會讓人以為永安「去」k^hu⁵ 是借自閩南泉州系統讀音。然而事實上，永安方言讀為 u 韻母的中古陰聲韻字的來源主要是果攝一等「歌鵝蛾果過鍋」與效攝一等「高糕考告篙」等文讀音的字，³¹ 就比較閩方言的觀點而言，這批字更早之前是 *o 或 *ɔ 而不會是 *u。因此我們推想，永安方言內部曾經發生 *o > u 的變化，現在永安方言的「去」k^hu⁵ 在前一個階段是 *k^ho⁵ 或 k^hɔ⁵，與建甌、建陽、將樂現在的形式是一致的。

第三、承上，現在回頭觀察四個內陸閩語的讀音，可以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魚韻書類字如「箸、鋤、鼠、書、鋸、魚」等都讀為前高圓唇元音韻母 -y，只有「去」一個字讀為部位偏後的圓唇元音 ɔ 與 o。這個現象與前文（2.2.2 節）論及的閩東方言「去」字例外音讀的現象若合符節。

根據以上的討論，我們推想，內陸閩語魚韻書類字讀為前高圓唇元音韻母 -y，很可能是受閩東方言的影響所造成；換句話說，內陸閩語魚韻書類字讀為 -y，是方言橫向波傳的結果。由於是閩東方言帶來的地理層次，因此內陸閩語也帶有「去」字讀為後圓唇元音的閩東方言特徵。在這個前提之下，我們在前文（第 4 節）對閩東方言層次的分析以及語音演變的解釋亦可適用於內陸閩語的魚韻書類字。

5.2 魚韻芋類字在內陸閩語中的表現

本節接著觀察魚韻芋類字在內陸閩語的音讀，請見下表：

〈表 13〉魚韻芋類字在內陸閩語中的音讀

	建甌	建陽	永安	將樂	福清	泉州
例字	yu	o	ɔu	u	ø / œ	ue
絮絲瓜	sy ⁵	sy ⁵	sy ⁵		tshœ ⁵	tshue ⁵
鑊挫刀	(tsh ⁵) 挫	(t ^h ɔ ⁵) 挫	ly ⁵	(tsh ⁵ o ⁵) 挫	lœ ⁵	lue ⁵
芋	ty ⁸	lo ⁵	tɔu ⁴	th ⁵ y ³	tœ ⁶	tue ⁶
初	tshu ¹	tho ¹	tshɔu ¹	tʃhu ¹	tshø ¹	tshue ¹
梳	su ¹	so ¹	sɔu ¹	ʃu ¹	sø ¹	sue ¹
黍	(sy ⁸) 粟	(sy ⁵) 粟	(ʃy ⁷) 粟	(syo ³) 粟	sø ³	sue ³

底下補充說明幾個同源詞：

³¹ 另有陽聲韻字在今永安也讀為 u 韻母，如宕攝一等「各閣郭霍」、江攝「確樂岳角」等字，茲不細論。

第一、上表中的「絮」主要指棉絮或絮聒的讀音，不指絲瓜。內陸閩語的「絲瓜」說法相當分歧，建甌說天蘿 $thiŋ^1 lo^5$ 、建甌說布瓜 $pɔ^5 kua^1$ 、永安說綿瓜 $bieŋ^2 kuɔ^1$ 、將樂說叢蘿 $tsʰɿŋ^2 lo^2$ ，基本上都不用「絮」。從聲母的表現來看，內陸閩語的「絮」 sy^5 與沿海閩語的「絮」 $tsʰœ^5$ 、 $tsʰue^5$ 顯然屬於不同的層次。

第二、表示銼刀或銼磨這一語義的語詞，只有永安用「鏹」 ly^5 ，其他三個方言都用「銼」 $tsʰɔ^5$ 。

第三、「苧」在各方言的表現中相當不一致。建甌讀 ty^8 ，與「絮」一樣同為 y 韻母，聲母則是舌尖不送氣塞音，表現出閩語端知不分的特點。建陽則讀為邊音聲母 lo^5 ，韻母則與「絮」字不同。將樂 thy^3 雖也表現出閩語端知不分的特點，但聲母卻是讀為舌尖送氣塞音，韻母也與「初、梳」的 u 有別。永安的「苧」 $tɕu^4$ 則比較單純，與「初、梳」韻母一致，聲母也符合閩語的常規變化。整體而言，這個詞在各方言中表現如此紛雜，可能與這個詞進入內陸閩語的時間早晚有關係。

第四、「黍」這個同源詞在沿海閩語中可用來指高粱或小米等北方的作物，不過在內陸閩語中似乎不大常用，建甌、建陽都稱為 $lu^5 sy^7$ ，後一音節本字為通攝合口三等心母入聲字的「粟」。永安方言高粱稱為 $lou^2 sy^7$ ，作者寫為「蘆黍」，但按對應規則，「黍」為上聲，不應讀為入聲調，本字亦當為「粟」。將樂方言稱高粱為 $kau^1 liɔŋ^2 syo^3$ ，最末一音節李如龍 (2001:343) 寫為「黍」，但 yo 韻母主要的中古來源為宕攝三等、通攝一三等的入聲字，除「黍」之外別無其他遇攝三等字讀為同一韻母，因此我們暫時存疑，也認為這是「粟」。

從〈表 12〉來看，整體而言，內陸閩語的魚韻苧類字應構擬出一個合口性的韻母，現在我們仍然沿用 Norman 給魚韻苧類字的構擬 $*uə$ ，它在建陽、永安的演變如下：

建陽	$*uə > o$
永安	$*uə > ɔu$

魚韻苧類字 $*uə$ 在建陽的演變很容易解釋；至於 $*uə$ 在永安方言的演變顯然較為複雜迂迴。其他幾個方言的演變規則，則有待將來進一步研究。

6. 結語

本文的內容是檢討 Norman 對共同閩語魚韻字書類 $*-y$ 的構擬。在方法上，我們遵照歷史比較法的原則，先由現代方言的比較著手，以同源詞規則對應來構

擬出不同閩語方言群各自的早期形式。根據第 2 節的討論，共同閩南方言的魚韻字書類構擬是 *-u，共同閩東方言則是 *-y。純粹從音韻對應來說，在不參照其他方言或文獻材料的情況下，構擬共同閩語時，要不就把共同閩東的 *-y 往上推，要不就把共同閩南的 *-u 往上推，然而究竟該以何者為準？取捨之間不免仁智互見。更有可能的情況是，*y、*u 都是由另一個早期形式變來，把任何一個推上去，在語音演變的解釋上都難免顧此失彼。

面對這樣的問題，我們認為參酌漢語音韻史及不同階段的漢語構擬，有助於我們建立閩語更早期的形式。在第 3 節中，我們以漢語音韻史為參照，初步建立魚部一等字與三等字在共同閩語及其下位方言的音韻變化，而將共同閩語魚韻字書類構擬為 *-jow。在第 4 節，我們討論與魚韻字有關的層次問題。從同源詞比較的角度，我們重新檢視魚韻字在閩東方言與閩南方言的層次對應關係，提出不同的看法。在第 5 節中，我們利用已有的構擬，回頭說明較為複雜的閩北、閩中及閩西北等地的方言，並初步指出這些方言的魚韻書類字與魚韻字類字可能都是來自閩東方言的影響，其較早的一個底層為客贛方言。

改擬之後的共同閩語韻母系統，與原先的差異如下：

Norman (1981)				本文			
i	y			i			
e		o		e		o	
	a			a		ɔ	

我們認為共同閩語不存在前高圓唇元音 *y，而有後低圓唇元音 *ɔ。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共同閩語的 *ɔ 來自上古的後低元音 *a，這後 *a 是 *a 的變體。從上古音的角度來看，我們有理由假設在李方桂的上古音系統裡，元音 *a 在不同的濁輔音韻尾（*-g、*-gw、*-d、*-r）前有不同的語音性變體，也就是：

$$\begin{aligned} /a/ &> [a] / __ \{-g, -gw\} \\ /a/ &> [a] / __ \{-d, -r\} \end{aligned}$$

換句話說，後低的 *a 我們認為是受魚部原有的舌根音韻尾 *-g 影響，由 *a 向後調整所造成。整體而言，我們認為將共同閩語魚韻字書類構擬為 *-jow，向上可以承接上古音，向下可以解釋共同閩東、共同閩南的表現。

引用文獻

- Norman, Jerry. 1979.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 *Fangyan [Dialect]* 1979.4: 268-273.
- Norman, Jerry. 1981. The proto-Min finals. *Paper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Linguistics and Philology Section)*, 35-73.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Norman, Jerry. 1988. *Chinese*.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ing, Pang-hsin. 1975.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by Poetry*.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Ting, Pang-hsin. 1983. Derivation time of colloquial Min from Archaic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54.4:1-14.
- 丁邦新編. 1980. 〈澎湖語彙〉,《書目季刊》14.2:167-240。
- 王育德. 2002.《閩音系研究》,《王育德全集》7(王育德 1969 日文原著,何欣泰初譯,許極燉監譯)。台北:前衛出版社。
- 永泰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2.《永泰縣志》。北京:新華出版社。
- 李方桂. 1980.《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如龍. 1996.《方言與音韻論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 李如龍. 2001.《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李如龍, 王升魁. 2001.〈《戚林八音校注》前言〉,《戚林八音校注》, 1-25。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李如龍, 張雙慶. 1992.《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李如龍, 梁玉璋, 鄒永椿, 陳澤平等編. 1994.《福州方言詞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李如龍, 潘渭水. 1998.《建甌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沙平. 1999.〈福建省寧德方言同音字彙〉,《方言》1999.4:282-295。
- 呂叔湘. 1985.《近代漢語指代詞》。上海:學林出版社。
- 吳瑞文. 2005.《吳閩方言音韻比較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博士論文。
- 周長楫, 林寶卿. 1992.《永安方言》。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林倫倫. 1996.《澄海方言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
- 林倫倫, 陳小楓. 1996.《廣東閩方言語音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
- 林連通, 陳章太. 1989.《永春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
- 林連通. 1993.《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林寶卿. 1992. 〈漳州方言詞彙〉(一)、(二)、(三),《方言》1992.2:151-160; 1992.3:230-240; 1992.4:310-312。
- 洪惟仁. 2001. 〈閩南語有標元音的崩潰與介音化〉,《聲韻論叢》11:243-274。台北：學生書局。
- 秋谷裕幸. 1992. 〈閩南祖語における *-ɔi、*-æyの再構〉,《中國語學研究：開篇》10:15-24。東京：好文出版。
- 秋谷裕幸. 1996. 〈閩語における魚韻について〉,《中國文學研究》22:152-165。
- 秋谷裕幸. 1997a. 〈閩語における虞韻舌齒音字について〉,《中國語學》224:150-160。
- 秋谷裕幸. 1997b. 〈閩語における模・虞・尤韻唇音字について〉,《中國文學研究》23:30-45。
- 柘榮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5.《柘榮縣志》。北京：中華書局。
- 梅祖麟. 1980. 〈四聲別義中的時間層次〉,《中國語文》1980.6:427-443。
- 梅祖麟. 1999. 〈閩語、吳語和南朝江東方言之間的關係〉,未刊稿。
- 梅祖麟. 2001. 〈現代吳語與“支脂魚虞，共爲不韻”〉,《中國語文》2001.1:3-15。
- 梅祖麟. 2002. 〈幾個閩語虛詞在文獻上和方言中出現的年代〉,《南北是非：漢語方言的差異與變化》(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組), 1-21。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陳忠敏. 2003. 〈吳語及其鄰近方言魚韻的讀音層次——兼論《切韻》魚韻的音值〉,《語言學論叢》27:11-55。北京：商務印書館。
- 陳章太, 李如龍. 1991a. 〈論閩方言的一致性〉,《閩語研究》, 1-57。北京：語文出版社。
- 陳章太, 李如龍. 1991b. 〈論閩方言內部的主要差異〉,《閩語研究》, 58-138。北京：語文出版社。
- 陳澤平. 1998.《福州方言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馮愛珍. 1993.《福清方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楊秀芳. 1982.《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博士論文。
- 董忠司. 1996. 〈試論潮州話 -ou 韻的形成〉,收錄於詹伯慧、李如龍、張雙慶編《第四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論文集》, 74-90。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
- 壽寧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2.《壽寧縣志》。廈門：鷺江出版社。
- 閩清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3.《閩清縣志》。北京：群眾出版社。
- 潘悟雲. 1995. 〈溫、處方言與閩語〉,《吳語和閩語的比較研究》, 100-121。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吳瑞文

蔡俊明. 1976.《潮語詞典》。台北：三民書局。

魏培泉. 2004.《漢魏六朝稱代詞研究》，《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甲種之六。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Received 8 May 2008; revised 3 November 2008; accepted 17 December 2008]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130, Sec. 2, Academia Road
Nankang, Taipei 115, Taiwan
ruiwen@gate.sinica.edu.tw

On the Final *y in Proto-Min and Relevant Problems

Rui-wen Wu

Academia Sinica

Norman (1981) reconstructed the final *-y in Proto-Min based on cognate evidence found in “書鼠鋸箸”. This paper reassess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 *-y in Proto-Min. To begin with, the paper compares several southern Min and eastern Min dialects respectively to reconstruct Proto Southern Min (PSM) and Proto Eastern Min (PEM). It further traces back to the earliest phonetic forms of those cognates in Proto-Min by comparing the reconstructions of PSM and PEM. In addition, Proto-Min being a Chinese dialect, the comparison of Proto-Min, Ancient Chinese, and Archaic Chinese in search of further phonological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them is used to ascertain the forms reconstructed in Proto-Min. Ultimately, based on the results mentioned above,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strata analysis of Yu rhyme in the Min dialects and concludes that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PSM and PEM and in reference to Chinese phonological history, it is necessary to modify the final *-y in Proto-Min as *-jow.

Key words: Proto-Min, Yu rhyme, comparative method, strata, historical linguistics